憶黃潤華教授

王辛

最近讀到一篇紀念國畫大師李可染先生的文章。文中談到李可染不僅畫藝堪稱一代宗師，更具有儒家的中庸之德，還談到他對弟子藹如春風，一視同仁，令弟子們個個都覺得可染大師對自己最好。此令我不禁想起李可染的弟子黃潤華。大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吧，應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傳記編輯部邀約，我有幸採訪了數位京城知名畫家，其中之一，就有國畫家黃潤華先生。

印象中，時任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教授且有一大堆頭銜的黃潤華，完全沒有什麼藝術家的架勢，他言語平和，樣貌敦厚，乍看，說是一位農家老大爺也未嘗不可。

事實上，黃潤華的確出生於河北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，不過，雖爲農家子弟，但他從小就有繪畫的天賦。十七歲師範學校畢業時，由於畫畫得好，被分配在石家莊美協工作。一九五二年，畫藝在「美協」大有進步的黃潤華幸運地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繪畫系深造。四年後，成績優異，畢業留校。此時的他，對中國畫並無偏愛，更沒有想到自己被選爲國畫大師李可染的研究生兼助教。而不久後，隨李可染進行的歷時八個月的內地壯遊寫生，使黃潤華不僅爲中華傳統繪畫藝術的魅力所折服，也改變了作爲一個畫家對生活的觀察方法和表現方法。

記得在京城黃宅，一間並不敞亮的客廳，黃教授緩緩地告訴我，此行對他一生的事業有決定性的影響，令他眞正領會到中國畫論「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」的深刻要義，認識到藝術的源頭活水就是豐富多彩、不斷更新的生活；從此，他師法大自然，甘當「苦學派」，足跡踏遍祖國的山山水水、南北東西，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。難怪有評家稱其一生成就「深得江山之助」。

據說，黃潤華被李可染視爲「我最鍾愛的『得意門生』」之一。其畫風繼承了李可染所謂苦學派的風格：章法嚴謹、筆墨蒼勁、氣勢磅礴、凝重深厚，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。

正如評論者所言，黃潤華的山水畫，往往表現爲兩種不同的審美情趣：一類以氣象恢宏取勝，一類以平實蘊藉見長。如果說，前者主要體現了「李家山水」的風貌，那麼，後者則更多地表現出他自己的風格。

古人云：「尋常之景難工，工者頻觀不厭。」黃潤華繪畫的一大特色，就是擅於經營尋常之景，擅於將生活中的尋常畫面開拓出不尋常的意境。譬如他的山水畫作，多見截取景色一角的局部性構圖。這種便於發揮筆墨優長，所謂「不全之全在氣勢上更優於全景式的構圖」，也是他匠心獨運的風格。

黃潤華還長於畫水、畫瀑布。他筆下的流水，使靜止的山川頓添生活力，平添靈氣；他畫的瀑布，許多是直接寫生而來，流瀉如眞，每有萬馬奔騰的氣勢。他的佳作《象山水月》、《灘江漁歌》等，水的波紋乃稠密的水墨、花青線交織畫出，不獨韻味豐富、自然天成，且表現出富於音樂感的光影變化。

「可貴者膽，所要者魂」，這是李可染的創作主張，黃潤華則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，大膽突破，開創中國山水畫的新意境。例如，在筆墨手法的表現上，他借鑒西方繪畫技巧，採用積墨、潑墨塑造形象，渲染氣氛，把自然景色中朝暮風雨、明晦光影表現得維妙維肖，形神統一。

他的作品，富有時代氣息的影墨畫《晨》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中日現代水墨畫交流展中榮獲大獎。他的許多佳作被國內外美術館、博物館收藏，一些作品並一再被國內外各種畫集入選出版。

不過，儘管如此，黃潤華卻稱自己「六十起步」、「至今並沒有畫出滿意的畫來」。說這話的時候，他始終平淡的語氣中，似有幾分沉重。

黃潤華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，「六十起步」，當是九十年代了。上述紀念李可染的文章談到，李可染等中國美術界的一流人物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，被當作「牛鬼蛇神」關押在王府井帥府園（中央美術學院原址）的「牛棚」裡，終日以寫思想檢查、交代「問題」度日。顯然，黃潤華縱然不是「專政對象」，也許從未嘗過「牛棚」的滋味，但也必然被長達幾十年、諸如「文化大革命」這樣的風潮所誤。一代（其實不止一代）文化人的命運，於此也可見一斑。

今讀紀念李可染的文章，感受最深的，是大師在「文革」那種文化人隨時可遭滅頂之災的劫難中，始終堅守講求仁義禮智信的中庸之德，這是比作畫更重要的做人之德。作爲李可染的入室弟子，黃潤華在這方面是否得到眞傳，可惜當年採訪沒談到這個更有意思的話題。

不過，平實、謙和、敦厚，有如他的畫風，蘊含着一種光怪陸離的風氣中難得一見的樸素美，這是黃潤華教授留給我的最深的印象。

我採訪黃教授時，他還不算老，是還可以在畫壇大展身手的年齡，孰料天不假年，二〇〇〇年，也即我採訪他後的第二年，竟聞他因心臟病遽然去世，時年不過六十八。

心理諮詢業日漸走俏

蕭愚

繽紛華夏

全球金融海嘯波濤洶湧，內地房地產、外貿、金融等行業均難以獨善其身，從企業老闆、股民到普通職員、救職者，普遍倍感壓力，身心焦慮症患者驟然增多，職是之故，近來內地各地的心理諮詢診療所變得繁忙起來。福州金橋心理教育諮詢中心羅主任表示，最近幾個月，前來進行心理諮詢的人數明顯增多，大部分都跟金融危機有關，諮詢內容包括訂單減少、破產、裁員、減薪等帶來的職業困惑; 股市下跌、房價下跌，炒股、投資虧損引發夫妻和家庭不和，情緒產生焦慮和困惑，客戶當中既有企業老闆、中層管理人員,也有普通員工和股民、炒房客等。

小王是其中一個典型個案。他去年大學畢業後在福州一家大型外企工作，收入不錯，同學們都很羨慕他找到一份這麼好的職業。但受金融風暴影響，訂單一下子減少了一半，企業產品積壓、資金回轉慢，公司開始裁員，小王不幸就在裁員名單中。失業一個月以來，他經常失眠，夜裡三四點才能入睡，吃飯也沒胃口，整天不是在家呆着就是出去打麻將，家人也不能提工作的事，一提小王就發火。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之下，小王來到心理諮詢室求助。

另一位陳先生，公司受金融危機影響，投資的項目虧得一塌糊塗，只好關門。想想奮鬥了數年的公司一夜間倒掉，還欠下一大堆債，陳先生整日借酒澆愁，原來就不同意他創業的妻子甚是不滿，整日抱怨陳先生當初不聽勸，還說要離婚。陳先生一氣之下，動手打了妻子。

福建省精神衛生中心主任張醫師表示，最近幾個月不僅僅個人心理諮詢業務量明顯增多，企業客戶也開始增多。有的企業老總擔心在股市被套牢的員工情緒不好影響工作，所以請心理諮詢師到企業給員工上心理課，幫助員工調整心態。

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速，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壓力，使人們的情緒常常處於緊張狀態，因而產生抑鬱、焦慮、煩躁等心理病症狀， 嚴重影響工作和生活。鄭州的資深心理諮詢師馬進表示：「以高科技、高效率、高競爭爲特徵的現代社會，要求人們具有高耐挫力，以正常的心態面對競爭中的挫折和失敗，防止消沉、頹廢、沮喪、偏激的心態出現，工作、住房、投資等問題都是導致心理障礙的因素。在此背景下，由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對國民進行心理引導，成了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。」

中國的心理治療業起步較遲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之前基本爲零，八十年代初一些心理門診陸續出現在北京和廣州等大城市。時至今日，內地各大城市的綜合性醫院普遍建立了諮詢和治療門診，同時出現了私營的心理治療診所，但與龐大的人口相比，目前內地專業的心理治療和心理諮詢從業人員遠遠未能滿足需求，根據一項統計，內地每百萬人口中心理學工作者的數量僅爲四點六名。鄭州大學的王清紅教授認爲，中國心理諮詢師的需求量在一百萬人以上，當前急需培訓更多具備合格資質的心理治療師，及建立專業心理治療室，才能滿足大衆的需求。

記大公報一篇社評的誕生

——紀念《和平無望》發表六十周年

王鵬

往事鈎沉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，香港版《大公報》發表了一篇社評，題目叫做《和平無望》，其內容是抨擊國民黨的內戰政策，支持人民解放軍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，以贏得眞實而持久的和平。這篇社評發表後，港館絕大多數同人都表示了支持的立場，流亡香港的進步人士更是贊同。這篇社評是《大公報》總編輯王芸生撰寫的，它標誌着《大公報》開始擺脫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，並以港版爲「旗艦」，支持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。而王芸生爲什麼在這時有這樣的言論，他是如何考慮的？

一九四八年上半年，國共雙方的軍力對比及戰爭形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——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，國民黨軍隊面臨全線崩潰。國民黨在第一條戰線上的失利，必然導致它在第二條戰線上的瘋狂，尤其在國統區壓制不同的輿論聲音。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，國民黨政府根據蔣介石的「手諭」，勒令南京《新民報》永久停刊。十日，王芸生撰寫了題爲《由新民報停刊談出辦法》的社評發表在上海《大公報》上，它抨擊國民黨壓制民主、控制輿論的行徑。這篇措辭激烈的社評再次觸怒了國民黨當局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布雷、陶希聖兩人出面組織他們控制的《中央日報》和中央通訊社等「圍剿」王芸生，一時間烏煙瘴氣，情勢嚴峻。這時，中共地下黨組織派法學家張志讓（時任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、教授）向王芸生轉達毛澤東的「口頭請柬」，邀請他盡快到香港候船北上，參加新政協會議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。

十一月五日，王芸生向報社請假，托詞到台灣休假，離滬飛往台北，八日順利到達香港。在台北逗留和轉飛香港，王芸生的行程是絕密的，只有《大公報》駐台北辦事處主任呂德潤知曉。呂德潤事後回憶說：

「一九四八年十月底，我在台北忽接芸生先生從上海給我寫的親筆但不具名的信，言某日乘機抵台，望接機，勿對人言。我接他下機後，便驅車直馳郊區一家招待所，由我陪同。他說，國民黨大勢已去，《大公報》決不陪葬。港版《大公報》言論方針將配合形勢新發展。他讓我立即陪他去香港，以免中途出事無人知曉。因為當時湯恩伯在上海正濫肆捕殺進步人士和學生，他如從滬飛港怕被扣留，繞道台北，如被查獲，就說來此視察辦事處工作。他還一再叮囑買機票時不要用他的名字，以免上海特務追蹤而至。於是我託台灣航空公司友人，以《大公報》駐台辦事處主任呂某某及其隨員名義購得機票兩張。在機上，我倆都很緊張，直到飛機降落在香港啓德機場，下機遠望，在出口處看到港館同事多人都向我們招手歡迎。這時，我的那位無名氏『隨員』才面露笑容。我這位辦事處主任後退一步，變成了『隨員』的隨員」（見《大公報在港復刊四十週年紀念冊》第一百三十四頁）。

這段回憶，生動形象，細節清晰。從中可以看出，當年王芸生迂迴到香港候船北上，是有風險的。

王芸生到達香港的當日（即十一月八日），就邀集港館經編西部主要負責人，研究近期言論的策略。王芸生向大家介紹和分析了內地國共戰爭的走向，並一再強調國民黨當局挑起內戰、鉗制言論、鎮壓進步人士不得人心，《大公報》應及時利用在英屬香港的「自由港」的區位，由港館率先表態，支持人民解放軍推翻國民黨的統治。王芸生的觀點，與會同人均表示支持，王還說這篇「表態」的社評，他要親自撰寫。

十一月十日，社評《和平無望》就在香港版《大公報》刊出。這篇社評說：

「……人類雖不免戰亂，畢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。而且戰亂是變，和平是常。我們所付戰爭的代價已甚高，希望歷史的輪子是向前進，在戰亂紛紛、痛苦重重中，讓我們獲得眞實而持久的和平。……大局板蕩，生民塗炭，身在水火，憂心曷極。但要知道，眞正的歷史創造者，並不是稀世的英雄，而是億萬生民。億萬生民的求生力量，才是人類歷史的眞正動力。違逆了人民大衆的生存軌道，必無治，摧折人民大衆的求生慾望，必亂。明白了這基本的道理，則如何撥亂返治，自可不言而喻。看目前中國的亂局，人民眞是痛苦極了，目前縱然和平無望，人民大衆終會走上合理生存之路。我們揮淚跋涉，總希望這條眞實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遠！」

這篇社評，受到中共在港幫助組織民主人士北上的潘漢年、錢之光、許滌新、夏衍、喬冠華、連貫、張執一等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評價。

這篇《和平無望》的社評傳到內地的國統區，雖然各報沒有轉載（包括滬津渝版《大公報》），但在內地新聞界引起震動和議論，同時也引起國民黨政權極大震驚和警惕。香港版《大公報》態度的轉變，使蔣介石大爲惱火，曾迭次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《大公報》代理總經理曹谷冰施加威脅，要他對香港版的態度「負責糾正」。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陶希聖再次表示要繼續「圍剿」王芸生，對滬津渝版《大公報》強加重壓，，並指示該部駐滬管理新聞出版業的特務頭子方治找曹談話，甚至以「《大公報》如不馬上改正過來，我就槍斃你」相威脅。

王芸生在香港期間，親自主持香港版《大公報》言論。他連續撰寫了社評或以「舊聞記者」署名，繼續抨擊國民黨昏聵無能的統治。針對國統區經濟總崩潰和社會動盪的現實，他於十一月十一日發表《這是通貨膨脹的惡果》的社評，十三日發表《政府宣告金圓券貶值》的社評，十二月八日發表《又新聞檢查了》的社評。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，他撰寫的題爲《展望中華民國三十八年》的社評，對即將到來的光明前景寄予無限的期待。他寫道：

「今天東方一亮，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就到了，三十七年就過去了。這到來的是新的到來，那過去的是舊的過去。新的應該發榮滋長，舊的應該是永遠的過去。那過去的是戰爭的痛苦，人民的磨難；是把八年抗戰三年內戰的戰爭痛苦，兩千年專制封主高壓下人民的磨難。這到來的應該是和平、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進步與繁榮的新中國。……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業已過去了，一切可詛咒的舊東西都應該把它甩掉；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也已到來，我們要迎接一切新的光明。」

這不但是王芸生對新生活的期許，也是大公報人對光明前景的期盼。

一九四九年年初，王芸生夫婦在香港 （資料圖片）

「無鬚道人」吳昌碩

西遇塵

文化經緯

吳昌碩，浙江省孝豐縣鄣吳村人，晚清著名畫家、書法家、篆刻家，「後海派」代表，與虛谷、蒲華、任伯年齊名，世稱「清末海派四傑」。吳昌碩初名俊，又名俊卿，字昌碩，又署倉石、蒼石，多別號，常見者有倉碩、老蒼、大聾等。晚年，吳昌碩頭盤小髻，像道士，耳聾，無鬚，與老尼姑無異，治有「無鬚道人」一印，故又自號「無鬚道人」。

少年吳昌碩，受其父熏陶，愛好書法、印刻。他先臨摹顏體，後師學鍾元常。他的行書，受北碑及篆籀之影響，取黃道周之章法，得黃庭堅、王鐸之精髓，風格獨特，自成一家。他的篆刻從「浙派」入手，上取鼎彝，下挹秦漢，將錢松、吳攘之切、沖兩種刀法融爲一體。因此，他的篆刻作品，功力老到，秀麗而蒼勁，流暢而厚樸。

吳昌碩學畫較晚。他師承任頤，經常參悟徐渭、朱耷、揚州八怪諸畫家之畫藝，受益匪淺。他酷愛梅花，喜畫墨梅、紅梅，有「苦鐵道人梅知己」的詩句，以此來表達自己對梅花的喜愛之情。吳昌碩還喜愛蘭花，常用墨色和用篆書筆法，表現蘭花潔淨孤高的性格。另外，他喜歡畫的還有菊、松、石、以及蔬菜果品。吳昌碩的作品色墨並用，渾厚蒼勁，配以調皮的詩文、不凡的書法、古樸的印章，使詩書畫印熔爲一爐，堪稱一絕。

畫家齊白石非常崇拜吳昌碩，甚至甘願做他的走狗，有詩爲證：「青籐雪個遠凡胎，老缶衰年別有才；我欲九原爲走狗，三家門下轉輪來。」老缶者，昌碩別號也。作爲一代宗師，藝術泰斗，印壇領袖，吳昌碩的篆刻、書法、繪畫，三藝精絕，可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他的作品大多編輯成集，有《吳昌碩畫集》、《吳昌碩作品集》、《吳蒼石印譜》等傳世。

吳昌碩身材矮小，面頰豐盈，細目，高壽。民國十六年十一月，吳昌碩病逝於上海，享年八十四歲，葬於浙江餘杭縣超山宋梅亭畔，墓旁有碑碣，有老人的白石像，高與人等，手執書卷而立，面貌姿態非常逼眞。由墓前平台下行，歷石級數十而至平地。前有墓坊，墓坊石柱上刻有沈淇泉撰寫的對聯:「其人爲金石家,沉酣到三代鼎彝,兩京碑碣。此地傍玉潛故宅，環抱有幾重山色，十里梅花。」

李白與杜甫

常俠

文史叢譚

李白的品格沒說的，像神仙一樣飄逸瀟灑，對杜甫的品格則多有不恭。「褊躁傲誕，曠放不檢」，與李白的品格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上。但我不這樣認爲。因爲這兩人的個性和生活完全不同。杜甫一直爲生活掙扎，以人爲伴，李白則以山水爲伴。與山水爲伴好說，與人爲伴與人打交道是一件非常難的事。杜甫是有他的生活決定的，他必須與人打交道，不能像李白那樣與山水打交道。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性格不同。

和山水打交道胸懷是開放的，和人打交道胸懷是窒悶的。沒辦法，杜甫要吃飯要謀生，必須寄人籬下，又必須與地位比他高自我感覺高人一等的人在一起，心理壓抑。杜甫才高，卻偏偏地位不如人，如果再沒有一點性格，那就不是杜甫了。杜甫「少貧不自振」，在經濟上總不能翻身，「衣不蓋體，常寄食於人」，居秦州時，自己揹柴撿拾橡栗度日。杜甫一生顚沛流離，一個人幾乎就是一部離亂史。杜甫在成都時，寄食於朋友劍南節度使嚴武門下，在嚴武幕中任參謀，「武表爲檢校工部員外郎」，世稱杜工部。這樣的關係最難處，在杜甫看來，你我是朋友，不要端什麼架子，在嚴武看來，我是你的上司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最受罪的是杜甫。杜甫有一次喝醉酒，跳到嚴武的椅子上，瞪眼罵：「嚴挺之怎麼會有這樣的兒子！」幸虧他們還有一層朋友關係，如果現在哪一個下級這樣罵他的上司，非被上司端了不可。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杜甫的印象，我們只念他的詩。杜甫才高，卻身處下位，他的心理是不平的。他與人打交道，生活在社會中下層，他的感受最深，心理也最不平，絕不會像李白那樣做「詩仙」。中國的書汗牛充棟，金聖歎只選出六部，命爲「才子書」，其中就有杜甫的詩。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，除屈原外，獨拔杜甫。自山水詩人謝靈運之後，中國有多少詩歌天才，雖然給人無盡的藝術享受，但惟杜甫的詩讓人震撼。杜甫的詩被稱爲「史詩」。

李白，總讓人覺得一半是仙一半是人，或者說多半是仙。這眞是中國人種中的一個奇跡。李白也想當官，但血型不對，不是當官的料，中國文學的「性靈」李白一人佔了大半。在文人堆裡，有一種說法言：「不癲不狂其名不彰。」是說文人要想出名，就要既癲又狂。但狂狷不是做出來的，是文人性情的自然流露，才子必狂，才大必狂。這也是文人藝術人生修煉的結果。文人如果洵洵君子，或像官老爺那樣板着面孔，文人則無趣。文人不包括那些做官的人，中國因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，做官的人都能做文章。

但這些人的文章不好看，因爲他們是朝廷命官，說話做事都太端正，有話不敢說，還要拿腔拿調。狀元宰相是沒有好文章的。只有那些在野的文人，狂狷不馴，窮困潦倒，才有好文章

網上淘書記

彭擁華

文化什錦

兩年前侷促小城鎭的我，還茫然不知網上淘書爲何物。現在普及的舊書網絡卻讓我樂不思蜀，恍然已經置身於網上琉璃廠和潘家園舊書肆了！

我的網絡書緣最初源自四川成都毛邊書局。因爲我在該書局尙剩餘一百多元購書款，我便嘗試用它在孔夫子舊書網開的書店挑些書。點擊孔網，毛邊書局排列該網站第三位。我精心挑選了平明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契訶夫著《亮光集》、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劉西渭著《咀華集》等，很快結清了書帳。我自此成爲毛邊書局網上常客。在近兩年網絡淘書生涯中，毛邊書局爲我提供了良好淘書環境，書局按時寄贈我《毛邊書訊》，編輯在網上指點我寫稿……網絡回憶是溫馨的。翻閱網上訂購的書，我怦然心動。作家李健吾筆名劉西渭，《咀華集》我傾慕已久。《咀華集》裝幀清爽。封面白淨，下方印小素花圖案。劉仁毅設計封面；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三年初版馬烽著《結婚》，淡白封面上附小幅木刻版畫插圖，很美。不僅版本好，入眼也舒服。

除了最著名孔夫子舊書網以外，另外布衣書局、天涯書局、緣爲書來等舊書網站也不錯。從此我不可救藥深陷進網絡淘書愛河中。家鄉難覓舊書影子，舊書網絡就是我輩女書癡眞正的網上淘書樂園，足不出戶，便自滿架縹緗。

在家中電腦沒聯網的情況下，我只能隔三岔五上丈夫單位泡孔網。我初上網採用的是笨而原始一家家書店的搜索方法，訪一家書店也得半天時間，費時又費力。後來我變得聰明起來，漸漸學會了使用多種方法。我應用最多最愛用的是「舊書查詢法」，爲此我專列一張「訪求書目表」，按目索驥，頗淘到些久覓不獲的好書。像三聯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初版孫犁著《書林秋草》；台北純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版夏志清著《文學的前途》；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初版葉景葵《卷庵書跋》；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國三十七年初版李健吾著《切夢刀》……如今我家裡也裝了寬帶網，我安閒地坐在家中動動鼠標，就能上網淘書了，北京潘家園舊書肆不就在我的家門口嗎？

韋泱《癸未淘書銷夏錄》云：「萬葉書店爲書畫裝幀家錢君陶主持，書的裝幀皆有特色。」我深信這話。我曾在孔網書店「縹湘書局」淘得萬葉書店一九五二年版《藝術的社會意義》，弗里契著劉百餘譯，姿色絕佳。該書妙在譯文前附有珍稀版畫插繪四十餘幅，美輪美奐。正文僅九十頁，亦饒趣味。雖非初版書但印數不多，存世量當較少。書後附「萬葉書店印行音樂書目」二頁，我很愛讀，書目所陳多珍品，像豐子愷著《西洋音樂史》、錢君陶編《進行曲集》等，不可多得，我日後當按目訪尋。我另藏此書作者弗里契著《歐洲文學發展史》一種，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，印四千冊，沈起予譯，土紙印刷，亦自佳本。這算意外收穫。兩年來我淘書上較豐美的收穫，均拜網絡所賜，網絡成就了一個女書癡愛書的清夢，我這輩子甘爲書奴無怨尤！

網絡淘書好處多多，網絡淘書亦不乏遺憾。郵費偏高算一條，本來書價夠低廉，加上郵費就可驚；而且有些書定價離譜。像老版吳晗著《江浙藏書家史略》，比較珍稀難覓，我尋訪經年不獲，卻在網上見到兩本，均要價百元，不敢問津；我最傷心是好書售缺。毛邊書局曾售開明書店一九四七年印本黑田鵬信著豐子愷翻譯《藝術概論》，售價七十八元。我頗雅愛豐氏著譯，民國年代出版豐子愷譯著自是較稀見的版本，內行都說值這個價。我魂牽夢縈，「爲伊消得人憔悴」！幾經思量，我正準備網上下訂單，卻被告知書已售缺，爲此幾天魂不守舍，茶飯不香。內心隱痛我至今記憶猶新。

網絡淘書是虛擬的又是眞實的。我的網絡淘書才起步不久，但網絡儼然已成爲我的琉璃廠和潘家園舊書市。只要你做個網絡有心人，你總能從網上不期然的淘出寶貝來。